

故乡的雨

■ 王泽文

我的故乡鲁西四季分明,从春天到秋天多按时令,不期而至淅淅沥沥或磅礴恣肆的雨。到了现在,连冬天都开始下起雨来,俨然与我记忆中三十年前的光景不一样了。

鲁西是一马平川的平原,厚厚的棕黄色的土壤,如肥美之膏腴。在这片土地上,既有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村庄,也有蓊蓊郁郁的树木和纵横交织的水网。春日,无垠麦田宛若天神铺展于大地的绿毯;盛夏,万顷沃野满目金黄,孕育着丰收的期许;秋至,田野五彩斑斓,恰似浓墨重彩的油画,处处洋溢着收获的欢欣。最为特别的还是冬日,连片的温室大棚,在寒天里孕育出一片葱眼的碧色。这般的四时流转的绝美风物,既是土地与雨露的慷慨馈赠,更是故土百姓辛勤耕耘换来的丰厚回报。

春雨贵如油,不像现在酒店大师傅炒菜用油那么豪横。从小时候记事起,我家里人一年吃不到几斤油,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许多棉油,炒菜或烧饭时也要用油撇子,不像现在用瓶子直接将油倒进锅里。至于香油(芝麻油),那要用油钩子钩一下,或用筷子蘸一下,再往碗里一搅,就这么多了。小麦返青起身时亟须雨水,就像十多岁时孩子的饭量,可住往此时下雨最少,就像天空飘下细细的牛毛,下了一大晌,也仅仅湿了地皮。

夏日的降雨来得集中,仿佛天庭下达的突击任务,隔三差五便倾泻一番。儿时,我总爱凝望暴雨砸在积水里激起的串串水泡,好似一群顽童,接连从池塘边高大的柳树跃入水中。水泡在积水中浮沉聚散,生生灭灭,细碎水花四下飞溅。它们如同领受了号令,顺着宅院的排水洞涌出院子,再沿着胡同的排水沟,一路汇入村里的池塘。一场大雨过后,村里大大小小的坑塘便沟满壕平。雨水静置沉淀两日,一汪碧水澄澈如玉,映照天上悠悠游走的白云。那时我常常出神凝望这片水天地上,看得如痴如醉。

为了收集雨水,减少内涝,我们那个两千多人的大村落,有着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。我小时候好奇心强,常常在雨后去村上的角角落落看风景,以至于现在我脑海里还能复原出那套排水系统的模样。正是先人辛苦劳动的创造,让丰沛的雨水成了我们宝贵的资源,儿时的游乐场。每到盛夏,村里的孩童便像成群的小鸭子,纷纷扎进池塘。或戏水游泳,或在湿滑的塘边泥坡上滑滑梯,还有顽皮的孩子追逐嬉闹,尽兴打水仗。在闷热的田地里劳作大半日,满身尘土汗水的大人们,也常会纵身跃入沟塘碧水之间。一身疲惫消融于清凉水波之中,那份畅快惬意,是如今任何洗浴场所都难以企及的。

连绵不绝的秋雨,把街巷小路浸得泥泞难行。

“干瞪眼”之后……

■ 柳凤春

老周拉了拉小刘,一起给业主赔礼道歉。反思复盘会上,大家七嘴八舌地说,“咱一天天看护小区,扫卫生、修绿植、做修补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没有苦劳也有疲劳,咋还让业主骂咱是饭桶,真冤枉!”

“哪说咱是饭桶来?”

“盛饭的家什不是饭桶是什么?”

反思会无果而终。卧床后,老周想起下午看到小区门口广告店铺在为学校设计制作旗杆,灵光一现,他着衣穿鞋急步走向了广告店铺。

“小李兄弟,我想做一件三四米长的工具,要够得到、钩得牢,还得耐高温。”老周向广告店老板小李道出自己的想法。小李找来一根四米长的无缝钢管,经过切割、打磨,在杆头焊接挂钩。钩口特意调校成适中宽度,既能卡牢电动车前轮轴,又可勾住车架横梁;杆的另一端缠上厚实的黄蜡绸布,再多层裹上高压绝缘胶带,握感结实防滑。就这样,一边构思一边动手加工焊接,一件消防拖拽钩就此成型。老周拿起自搓的“消防长钩”,像孙悟空要金箍棒般轻松,夜晚他走进车棚试着拖拽车辆时,却被监控室值守的小刘当成了偷车贼,在对讲机里一顿呼叫。望着立在车棚墙角、宛若一杆静立长枪的工具,老周琢磨了半宿,给它取了个名字——“够得着”。

真刀真枪的检验来得很快。开春后2号车棚一辆电动车充电时冒出浓烟。警报拉响后,老周一路

村里东西走向的县道,时常有拖拉机这类大型车辆往来。头一辆拖拉机碾过泥泞压出车辙,后续车辆便循着旧印前行,久而久之,路面便轧出两道又深又宽的泥沟。沟中慢慢积起雨水,再有车轮碾过,便搅成一滩浑浊泥浆,路况实在不堪入目。小时候上地理课,课本讲到江南梅雨,阴雨连绵不绝。我便认定家乡秋日下的便是梅雨,每逢秋雨时节,衣物被褥总会萦绕着一缕淡淡的霉味。鲁西的秋雨多是蒙蒙细雨,少有夏日那般滂沱急雨。倘若遇上秋雨偏少的年岁,孩子们便分外欢喜。天高气爽,田间遍地是玉米、地瓜、豆荚与各色瓜果,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鲁西的冬日,往昔多落雪而少降雨,如今却截然相反,冬雨成了常态,足见气候确在变暖。老话说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,对此我深有体会。从前入冬,池塘河面结起厚冰,小伙伴们便在冰上肆意嬉闹,还有人把家里的地排车推到冰面玩耍,不少大人也乐于参与其中。凛冽寒风之下,一方方池塘冰面上,总是一派热闹喧嚣的景象。而今厚冰难觅,即便偶有薄冰,也只够麻雀落脚,万万不能再让孩童踏上去。

故乡的雨,养育了我,也曾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。离开故乡闯荡这世界已三十多年了,于窗外大雨滂沱之际,我更思念故乡的雨。

立秋的影子

■ 乔志兵

晒谷场上的稻子
还保持着夏天的姿势
只有最边上的那一穗
悄悄低下了头
它没有敲门
是顺着院墙根溜进来的
风把草帽吹歪了半寸

打水的绳子
多绕了半圈
老黄狗趴在门槛上
尾巴扫着落叶
扫一下,停一下

我站在院子里
看立秋的影子
藏在
影子和影子之间
不说话

投喂

■ 张洁

去年冬天,一位好心邻居为小区的几只流浪猫搭了一个简易小屋,就在我家楼下。女儿暑假回来发现又多了一窝刚出生的小猫,非常喜欢,经常去投喂。

一开始拿的是我家猫不爱吃或者快过期的猫粮,几天后她开始拆那袋五十多元一斤的猫粮。我有点不高兴:“这么贵的粮,你去喂流浪猫?”

她说:“那我把它抱回来养。”

“不行。”我摇头,“家里一只猫就够麻烦了,你开学走了,所有事情都是我来做,我不同意。”

“都是猫,为什么我们家阿比吃你不心疼?”

“因为阿比是家人,给家人最好的天经地义。”用临期粮喂猫时,我舒坦得很,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还不费成本。一旦要拆那袋五十元一斤的猫粮,心里的小算盘就噼啪响起来。给流浪猫的预算在我这儿一直是“废物利用”那一栏,动不了核心账户。

“那我花自己钱买。”女儿没再争辩,掏出手机下单了同款猫粮和罐头。我没再说什么,心里却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叩了一下。

想起最近短视频平台上火热的助农直播。那些救助瓜农的视频里,帮忙联系销路、出钱整车买走的是少数,更多人跟我一样——顺手转发、点个赞,在评论区留一句“加油”。这当然也是善意,轻量的、不痛不痒的善意,但和亲自开车去地头拉瓜是两回事。就像我默许女儿拿临期粮,和专门为流浪猫下单买一袋新粮之间,隔着一整条心理上的河。

女儿比我先跨过了那道河。她没觉得那是施舍,就是单纯地想让它们吃饱、吃好。

人性本能里,总会下意识划分亲疏内外,带着隐秘的归属认知权衡付出。这种心态,正是普通人最普遍的善意雏形:只愿意动用富余资源行善,绝不触碰自身既定利益,本质是一场低成本施舍。真正的善,是那些在冬天里能给猫咪盖一个家,每天投喂、带它们绝育、帮它们找领养的人。

施舍是给你我有的,慈善是给你我需要的。前者止于给的那一刻,后者开始于给完之后。我还没做到后者,但至少,已经在心里想,等她开学了,我帮她续上,把那袋新粮从额外开支挪进了日常预算。一步一步来,就像女儿说的,先花自己的钱。然后,再花自己的时间,自己的力气,自己的心。

鲁西平原的乡土短歌

——评《村级编剧:李立泰微型小说选集》

■ 黎思尘

李立泰的微型小说,多以鲁西平原的故事为素材,他的文字,乡土气息浓厚,以小人物为主角,于生活的磨难中见到人性的美好。

李立泰的语言质朴诚恳、真诚豁达。他不拘谨,放得开,对乡土人情、历史云烟的回望都浸透了一种小火苗般的暖意。

《将军》以小切口写抗战题材,用一双新布鞋承载了历史的沉重。春晨叔的妻子为他做了一双新鞋,春晨叔自己舍不得穿,却送给了警卫员。警卫员也舍不得穿,背着它上了战场。生死关头,春晨叔救了警卫员。警卫员后来成长为将军,他对春晨叔的全部感情都注入那双尚未穿过的新鞋上。李立泰没有煽情,只用细节支撑人格的高大,从而完成了动人的一笔。

《村级编剧》中的村长,跳出了英雄叙事模式,不但要演反面人物,还喜欢给女演员化妆,惹出很多非议。可是他的艺术才华被分区剧社相中了,登上了更大的舞台。最后,“把日本鬼子打跑的那年冬天,他回来娶了女青年”。这样的人物品性棱角分明,具有很强的真实感。堪称构思巧、细节妙、人物形象立体。

《驴妮儿》是一个荒诞的故事,挑战了传统伦理。婊子的孩子不幸夭折,而她的奶水还很足。恰好家里有一头驴刚下了崽,母猪迟迟不产奶。爷爷打起了让婊子用奶水喂驴的主意。小驴驹两腿跪下来找婊子,婊子的眼泪哗地流下来了。这个跪和流泪,超越人与动物的界限,回归对生命的大爱。这篇微型小说中求胜,站在伦理的悬崖上写作,李立泰在不可能处建立起可能,在悬崖之上开出最美的花朵。

《小玉儿》中的小玉儿是一个背着猪崽、穿着破旧衣服的女孩,年仅十三岁,她就辍学,为贫困的家庭扛起生活重担。她自己苦,却惦记着爷爷,惦记着还要相见的哥哥。而车厢内,流动的也是一片温暖,没有一个乘客歧视她,给予她的都是关心:给她让座,给她买盒饭,给她凑钱。不论《驴妮儿》,还是《小玉儿》,其生活底色都是苦难。只不过,李立泰刻意回避渲染苦难,他从苦难的缝隙里寻找最美好的那颗心灵和最美的那束阳光。他意在从苦难的叙事中,勾勒出人性的亮光。

在叙事上,李立泰多用白描的手法来描写场景、刻画人物。场景充满画面感,兼有声音的韵律感。在语言上,李立泰非常擅长用鲜活的口语和方言,

“长得挺抓人儿”“花花点儿”“秧死”,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,贴合人物,没有书面语言的那种隔阂感。

在结构上,李立泰的作品看上去非常随意,似乎没有那么严谨的布局。但是,不管是伏笔,还是节奏,他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,处处随意,但处处不随便。

李立泰的微型小说,节奏并不快,像溪水,慢慢地流淌。他并不说教,只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被无声的力量浸润。他的文字是温润的,还充满跳跃感,又脚踏实地,没有漂浮的感觉。可以说,既灵性,又结实,质朴中总是带着一股机灵劲儿。他擅长玩弄一些技巧,总是制造文字的奇险,可这奇险,又被他质朴的真诚化解掉。

李立泰的地域特色和独特构思,使他的作品成为微型小说界一道独特的风景,他的作品里总有春天,有阳光,有感人的力量。他对小人物的热爱几乎成为一种信仰,这些小人物,总是那么积极乐观,那么一心向上。

他是一个写作者,也是一个歌唱者。他用文字作旋律,为鲁西平原奏响春天。生命在他笔下,是蓬物的草木,是暖暖的风,是绵绵的雨。